

提供參考
請勿發表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蘇聯外交的真實目標

(FRANK GERVASI 著)
譯自六月二十二日柯里爾雜誌

NOV 11 1946

信奉帝國主義的人們都應一讀托爾斯泰所著派霍姆的故事 (Tale of Pukhom)。這是一個貪得土地的蘇聯農夫的故事，你們將明白，他的目的也就是——一切帝國的終極目標。

派霍姆是聰慧勤奮而且愉快，但有一天他開始不安份起來，他發覺他的二十畝土地對於他突期求的安全和權勢太不夠了，他委身於土地的獲得，他獲得愈多，需要的也就更多。

有這麼一天，一個神秘的旅客告訴他，在遙遠的北方有一片烏黑而肥沃的土地，該地居民為淳樸的排希格民族，他們能售給他一天所能走遍的土地，代價為一千盧布。派霍姆乃到排希格族的居地去了。

排希格族的首領同意給予派霍姆他所貪圖的土地，但警告他，除非他於日落前回到同日拂曉時出發的地點，否則一千盧布將被沒收。黎明時，派霍姆自指定地真出發舉步，以測定他新田地的境界。

在他滿心貪婪之下，派霍姆走得太遠也太久了，他環繞着上選的田地和牧場迂迴行進，想把牠們包容於他的地產之內，當他回到約定地點時，適為日落西山時分，但他終於俯身跌倒，因精疲力盡而死了。

日本、意大利和德國的贖武主義者諒必早已讀過托爾斯泰的這個故事，而托爾斯泰的國人們今日正在歐洲、中東和亞洲企圖恢復蘇聯以前的境界及政治和

經濟的勢力範圍對於彼等可能遭遇的災禍這為故事正好是一個警告。

的確蘇聯在歐洲僅：取回了以前屬於他們的一切在巴爾幹和中東蘇聯也不過重建了勢力範圍以及重新運動獲取曾經因征服而保持過的特權。在亞洲以前被日本奪取的旅順口他們也已經重新拿回來了。蘇聯的外交政策直認是到要確信其邊陲以對付他日可能的襲擊。

但從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看來，蘇聯行經實含有帝國主義的氣息。實際上，蘇聯人是重新在採用幾有五百年歷史的舊政策。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帝俄採用該政策締造了有史以來最大帝國之一。在其最盛時期，芬蘭亦在其版圖之內，它伸展到歐洲的大塊領土，囊括波蘭和比薩拉比亞，統治保加利亞，控制黑海，因此享受了達達尼爾的特權，佔有克里米亞，像巨人一般雄視於中國之前，勢力遠達雅順口。

締造帝俄雖費了四個世紀，但它的分割却是退而且速，開始於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而告段落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平條約。

有史以來，蘇聯從未有過友誼的鄰邦，自從國際聯盟的集體安全制瓦解以後，蘇聯恢復了帝俄時代的政策，它想伸展勢力到波羅的海，重開達達尼爾，而在東方重建他們的勢力範圍，像帝俄時代歷代帝王一樣，他們想到家和人家做朋友。

一九三九年之夏，希特勒建造「持續一千年」的帝國之計劃正在進行時，他想到了東方的強國，覺察到德國野心的蘇聯想和英法聯合共同對付德國，但結果失敗了，希特勒對於此事洞察無遺，他深知史太林向英法提出的代價甚高——波羅的海諸小國，蘇聯和波蘭境界的重新調整，以及達達尼爾的特權等。這代價對於英國實在太高了，因為英國已保證過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小國的領土完整。

但希特勒並無阻止之意。他通知史大林，德國準備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至黑海一帶的最初利益。談判結果，乃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但希特勒和史大林對於各該帝國的詳確境界之劃分未能意見一致。這是值得記載的一件重要事實。當時希特勒願意給蘇聯的是波羅的海諸小國，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和其他若干小地方，但他却不願允准蘇聯佔有芬蘭，在保加利亞設根據地以及控制達尼爾和設立基地。

此後，蘇聯從同盟國方面所獲得的利益（以及同盟國的軍事援助）遠比從希特勒那裡得來的多。德國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侵入蘇聯，證明希特勒無論在何種場合之下，都沒有遵守諾言之意。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德黑蘭會議使蘇聯西部邊陲深入歐洲，猶如它在帝國全盛時代保持的一樣。該會議並且認可蘇聯對於芬蘭和波羅的海諸小國的意圖，讓其比薩拉比亞，而且承認蘇聯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勢力範圍。

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言，今日蘇聯正在達尼爾要求根據地蘇聯這種要求和當時向希特勒提出而被拒絕的初無二致。這可能是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間的最大爭端。和往昔一樣，蘇聯需要各該根據地以保護達尼爾。事實上，莫斯科堅持蘇聯在無論什麼地方的要求純係安全起見而提出。蘇聯確實不希望不被襲擊，但在任何地方安全終止而帝國主義的姿態開始暴露時，英美和其他各國實不能視若無睹。

特別是美國人，他們雖然深知蘇聯意圖重新獲得波蘭東部控制渴望已久的波羅的海沿岸，佔有比薩拉比亞以及在旅順獲得一個太平洋的出口，但對於蘇聯干涉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內政的優越勢在伊朗的軍事調遣，以及蘇聯對於在達尼爾設立根據地和地中海地區如的黎波里坦尼亞應予托管之堅持，在在都使美感到極度不安。

蘇聯的拓展主義在經濟方面沒有明顯的根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除去波羅的海諸小國，波蘭東部和比薩拉比亞以外，蘇聯尚有

足夠的天然資源以維持一萬八千萬人民的生存。它的耕地極為廣博。蘇聯領土佔有全球面積的七分之一，僅次於英帝國。蘇聯無理由需要更多的土地去耕種。他們不是一個人口擁擠和土地荒瘠的國家。

除了缺少橡皮和錫以外，蘇聯具備着現代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它也缺少足量的石油。雖然在它以前的境界之內蘊藏的石油礦源較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為豐富。

事實上，蘇聯可以說是一個更大的美國。雖然不若美國的繁榮，但同樣是自給自足的。由於蘇聯的自給自足，其人民對於蘇聯在歐洲、中東和東方的行動發生了疑問。他們想蘇聯倒底是為了些什麼呢？

他們都希望明白，為什麼蘇聯要干涉任何鄰邦的內政，甚至在並非鄰邦的國家如匈牙利和奧大利的內政上要求獨斷呢？它為什麼堅持要達·尼爾的堡壘，土耳其之若干部份，而且向伊朗進軍呢？它在亞洲一定要有特權的地位嗎？擊敗日本，它並沒有出了多大的力。

當然，干涉他人之事並非只是蘇聯一國的罪過。英國感覺到自已的帝國因蘇聯重新成為世界強國之一而受到威脅，因此也積極干涉希臘和意大利的內政，甚至只要有些微傾向蘇聯陣營的威脅，以及和蘇聯有利害衝突的其他地方，英國都積極干預其內政。在這一方面，英國有美國穩秘的幫助。由於世人的嚴厲注目，英國在巴爾幹中東和其他地方的謀略已昭然若揭。

但是蘇聯也拉下了鐵幕。由於缺乏正確可靠的消息，以了解英國和蘇聯的行動，因此產生了猜疑、恐懼、憎恨和偏執的迷霧。

這一種迷霧蒙蔽了西方民主國和蘇聯間的關係。在這迷霧底下，一個新的戰爭正在形成中。好像若干河流灌注入一個海中一般的確實，任何人都理會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國一方面，是英國和它的聯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它的赤色衛星國。在這一種衝突中，美國無疑的會幫助英國。

情形是沒有比這一次更慘絕人寰的了。在耶穌紀元一千九百四十六年，間四十一次主要的戰爭中，最近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生命財產方面，包括一切和最靡費的一次戰爭。

下一次戰爭也許是人類在原子彈爆炸中徵俸生存以前的最後一次戰爭了。然而人們却暢談着另一次戰爭——並不當作他們的欲望，而是一種行將到來而不可避免的恐懼。

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華盛頓官方和非官方談論時的普通題目。這已深深地銘刻在任何地方的人們腦中。報紙標題及無線電正為之聲嘶力竭地呼籲着。當伊朗在本年二月遭遇危機時，美國某權威評論家預言蘇聯將於四月間侵入土耳其以強佔博斯福魯，而使歐洲瀕於戰爭之危機。

若干專欄作家指摘蘇聯意欲實現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目標，推翻任何其它社會秩序，在紅星之下將全世界統一起來。以前的美國外交家如喬其厄爾 (George H. Goetz) 等准許各報作反蘇性質的訪問，無異每日在報端宣戰。若干眾議員和參議員也參加這一種惡作劇的諧謔。

前駐蘇大使史丹特雷 (Ambassador William Standley) 比較溫和的論調却給湮沒不彰了。他說對蘇戰爭的可能性是「全然荒謬的」。他了解人民為什麼要去談論它。他不相信蘇聯有統治全世界的意圖。蘇聯在保加利亞的先入為主和美國的在阿根廷的所作所為，在他看來，亦無多大區別。

但從整個看來，這正是侵略主義者的野外演習日。當杜魯門總統之面，前英首相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地方發表的反蘇演說，使對蘇關係更形緊張了。在該篇演說中，他譴責蘇聯在它與世界其餘部份之間樹立了一個鐵幕。此種言論引起了人們對蘇聯議論紛紛，却也收了澄清局勢的效果。一經邱氏發表演說以後，美國始領悟對莫斯科的關係業已變為如何的惡化！

三月下旬國務院主持了一次民意測驗。測驗結果發現美國人對蘇聯願和民主國家合作維持和平的信任已一落千丈。不信任蘇聯的增高至百分之五十二，僅有百分之三十四表示信任，而百分之十四感到「困惑」或「沒有意見」。這些數字明顯地反映出演說辭報紙標題和評論家之論調間的衝突。

國務院的第一次民意測驗舉行於一九四二年二月，蘇聯至少在中途會和美國維持世界和平及繁榮的信念相吻合，此後若干年舉行的測驗顯示美國人對於蘇聯此種意念之信任已大為增高。第一次民意測驗證明美國人民信任蘇聯與否各佔半數，大約百分之四十說是的，百分之四十說否，其餘的未加斷語。一九四二年之第二次投票時，投票的佔百分之四十六，投不同意票者百分之二十七，未能決定者亦為百分之二十七。

但於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三大強國協議聯合以期軸心敵人即速傾覆時，對於蘇聯表示信任的計百分之五十五，抱懷疑態度者僅為百分之二十六。

此後信任蘇聯的人數常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於一九四五年二月舉行雅爾達會議時，最高至百分之五十八。當雅爾達密約使蘇聯獲得千島列島的消息洩露時，信任者的百分數隨之下降，後來稍微回復若干，但當蘇外長莫洛托夫和英外相貝文在倫敦聯合國會議席上討論英國軍隊駐留希臘是否造成世界和平的威脅而意見衝突時，信任者的百分數又再度下降了。

倫敦會議閉幕以後，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亨德大廳開會討論伊朗及西班牙問題時，表示信任的曲線下沉，而表示不信任的曲線却隨之上升。年將終時，不信任蘇聯的人數較信任的為多，計百分之四十四比百分之三十四。其數字為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三十四。比百分之二十一未加決斷。目前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的敵對態度已到此程度。五年、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內是否將會發生另一次戰爭，戰爭繼續三大強國是否能夠打消相互間的不信任，遏制各自的野心，鎮定他們的恐懼心理，消散他們的憎恨，抑制他們的驕慢心和超脫他們的偏執心理。

每一方面都有統治世界和消滅敵人的陰謀。二方面都常：是很善良的，同時也常：是很邪惡的。各陣營的領袖們同意他們必須「合作」，而且必須互相了解，俾能避免戰爭，但根據過往經歷，沒有一方面曾未誠心作過，即使在對抗軸心國的聯盟時期。二方面也從未奮力以求彼此了解的要素，一去除相互間的仇視心理。事實上，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開

端以後，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合作和了解是顯然缺乏的。

二十九年以來，事實上，二方面是在思想的狀態中，其衝突發軔於自由企業和國家資本間的根本積不相容。可能世界上沒有二種制度同時存在的餘地，但也可能有的。如此說來，任何方面都未嘗證明有此可能與否。例如一九二七年時史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召見美國工人代表團，史大林對他們所說的話未能緩和西方民主國家對於共產主義狂瀾怒潮之恐懼。

「在國際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史大林對他的訪問者們說：『行將出現有間世界重要性的二大中心，其中之一是拉攏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之社會主義者中心，另外一個將是資本主義者中心。凡有資本主義趨勢的國家皆歸之。』這二個中心之間爭取世界經濟統治權的戰爭將決定整個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命運。」

蘇聯被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着，二者不能永遠同時存在。這是蘇聯或他的共產階級所堅持的觀念。蘇聯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最大一次嘗試是一九四三年五月的廢止第三國際，由是蘇聯乃正式取消了赤化世界的手段。然而在前時，第三國際似乎不能用作世界革命的工具。社會主義的種子已廣佈於世界各處，而且已在東西二半球的很多地方萌了芽。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海諸國家不列顛共和國、歐洲和亞洲如史如奈的左翼運動無疑的是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

左翼運動如何應直接由第三國際的宣傳和策動力負責，該運動的發生有多少是由於現存社會不公平而使然呢？這是很難評價的一個問題。無可否認的，蘇聯極力使其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廣為傳播，照理論講，這一種計謀在戰爭時是該歛跡的。

實際上蘇聯的權緩和了他們的宣傳活動，尤其在美國和英國。然而自從對日勝利日以後，共產黨的方針又再度在世界各家漸見明朗化。蘇聯的宣傳政策似乎有：①設法使蘇聯的權勢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因素。②促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齟齬和衝突。③利用國外民主進步份子以壓迫他們的政府使各該國的政策和蘇聯所提倡的相吻合。④反對外國的左傾份子，因他們對於民主之效忠較強於他們對於蘇聯民主的同情心。

然而，民主主義曾強有力地和共產主義鬥爭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美法中和其他若干國家的軍隊進入蘇聯境內，表面上是防止德國和日本進入，因蘇聯軍事崩潰所造成的真空地帶，而實際上是防止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之形成。民主主義的目標是够偉大和高貴的，但試觀過去歷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若干事件，這一種目標之高貴很難使蘇聯人信服。

例如凡爾賽條約建立著名的庫松界線 (Curzon Line) 為新獲獨立的波蘭劃定東部邊界，然而波總統匹爾祖次岐將軍 (Marshal Pilsudski) 和其部下反對這種境界的限定，波蘭的地主爵士在傳統上極想統治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蘇聯無力防禦上述地區時

在匹爾祖次岐將軍統領之下的波蘭軍隊，利用蘇聯在國際間所處的窘境和軟弱，乃進駐庫松界線以外的蘇聯城市維爾那 (Vilna) 和明斯克 (Minsk) 當時蘇聯準備接受深入蘇聯國境之內的波蘭境界，但匹爾祖次岐要求佔領蘇聯的其它領土，統治波羅的海和黑海地區以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他的要求如此悖理，因此英美政府立刻請求波蘭退回庫松界線。

然而波蘭對於蘇聯領土的欲望是貪得無厭的，匹爾祖次岐下令侵犯烏克蘭，佔領基輔，甚至想奪取敖得薩，蘇聯人民乃加抵抗，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名遐邇的蘇聯英雄波第尼將軍 (General Budenny) 領導之下，將波蘭人自基輔驅回華沙，取道但澤而來的英國軍火及法國的麥克沁街首將軍 (General Maxime Weygand) 指揮防守波蘭首都使波蘭不致併入蘇維埃版圖之內。

華沙解圍以後，接着便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里加條約 (The Treaty of Riga) 的簽訂，波蘭由是得到很大一塊蘇聯領土（以及四百萬蘇聯人民），但遠較匹爾祖次岐進攻以前蘇聯願意賦給之領土為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的若干年多事之秋，沒有一件事能完全證明蘇聯對於其鄰邦及利用各該國家作為攻蘇的跳板之恐懼是有所依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發生的事情，僅證實了蘇聯的此種恐懼，而使蘇聯對於西方民主國

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每一次維護和平的行動發生一種不能磨滅的猜疑。

國務卿貝爾納斯建議英、法、美、蘇四國訂立二十五年軍事同盟以對付德國與日本，唯有病理學上所謂不安全的感覺和心理上不信任資本主義美國的種_二動機才使蘇聯輕蔑此種建議。貝爾納斯看透了蘇聯的精神病態才有此建議，像一個精神病治療專家一般，他用~~去~~除病源的方法去治療其精神病。他推理到假使蘇聯得到德日解除武裝的保證，它便沒有什麼懼怕了。然而敵人（尤其是德國）的解除武裝，已不再是蘇聯思維之一環，這是貝爾納斯失察的地方。

設若貝爾納斯的建議能在對意甚至對日勝利日左右提出，蘇聯或許已經接受了。一年雖又過去，然而德國甚至英蘇利害衝突的任何地方，沒有一件事情能誘導蘇聯鎮定它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也不能使英國感覺到將來能夠獲得安全。

英蘇間的敵對，其關鍵所在是戰後在德國和中東所發生的若干事件，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德國境內醞釀中，當確定德國境內各佔領區時，英國和蘇聯分割了笨足輕重的普魯士。普魯士是德國境內醞釀戰爭的中心，它具有原料和工業港口，侵入德國（The Low Countries）和波蘭的大道，它是國內人口薈集之地——亦為南業中心，同時國都柏林也在普魯士境內。

相互猜忌的敵對者英國和蘇聯都深知普魯士的潛勢力以及它在未來戰爭中的可能性。

蘇聯外交政策的「黨方針」沒有比在普魯士更明顯的了。蘇聯在支持納粹政權下殘留的共產黨和左傾的社會主義工人份子。他們希望在共產黨統治之下製造一種勞工運動，他們使人民大眾幻想到一個統一而強盛的蘇維埃德國。此種技術和使用於南斯拉夫者如出一轍，而且在狄托統治地區一樣，德國境內正流佈着一種新生而強有力的國家主義。

好像在意大利一樣，英國在德國正支持着保守派的軍事和財政份子，社會民主黨以及共產主義的勁敵保守份子，而那些德國人也有劇烈的國家思想和復仇心理。對於上述二種狀態的危機，英國人和蘇聯人似乎都惘然無知。目前德國的政敵一旦聯合，將再行造成一個強盛的德國，這正是這世界的下一代必需其之競爭之勁敵。

蘇聯對德政策跡近造成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外交，蘇聯希望用此政策以保障其西部邊陲，而保留德國之實力以對付英國和法國。在另一方面，英國的政策似乎在復用使德國的贖式主義針對東方之略謀。

二國的政策都失敗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不會再失敗，他們無可避免地將造成一個復興的德國，或者彼此造成一次戰爭，這一種戰爭，我們將未是要被牽涉進去的。貝爾納斯向蘇聯建議二十五年的聯盟，是由於他無疑的認清這些危機，他是很熟悉這些事情的，而事實上非但蘇聯對此二十五年聯盟滿懷猜疑，即使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對此聯盟也是看得很淡薄的。

造成目前混亂局面應歸咎於那一方面——英國人或蘇聯人——這是很難確定的，責任似應各負一半，而美國未能勉力以強有力的領導地位去避免此災難，因此也應分担些責任。

報導地中海戰爭的若干人士根據個人的經驗深知對意勝利日很久以前事實上亦即一九四二年秋厄爾·阿拉明(El Alamein)時決定性戰爭結束以後，英國以前曾聲嘶力竭地呼籲建立一個根據大西洋憲章的新世界，當時却消聲匿跡，隻字不提了。一旦獲得勝利，理想便一變為強權政治的意圖。

當我們以通訊員身份奔波各地時——在意大利、法國、希臘和中東——英國官員曾談到蘇聯是下一次而且是最可能的敵人。一九四三年十月，當我們開始對意大利的流血征戰，而對德勝利似乎還很遙遠（雖然有把握）的時候，在巴利(Bari)有一個英國高級軍官公開談稱其盟邦蘇聯的戰爭行將發生，我們若干通訊員聞及此言，大為震撼。

當然這也是很可能的。假使在蘇聯的通訊員也有同樣的採訪自由，他們一定會聽到蘇聯人對於民主主義同樣敵對的論調。蘇聯方面的戰爭不能充分報導，乃是最大的一種過失。要不然，聯盟國間的敵對便煙消雲散了。

蘇聯新聞檢查的澈底，美聯社莫斯科通訊員在三月五日的經歷可資證明。他投到蘇聯郵局二十四封電報中僅有十封到達目的地。其中一封的六百字被蘇聯檢查員截剩了五十一字。

目前的新聞檢查官再三提問：地抗讓蘇聯的檢查制度，但至令得錢的僅是相反的效果。蘇聯的檢查制度是「治療性的」也是「預防性的」。那就是說，假使蘇聯對於你而寫的不滿意，他可以把你從蘇聯境內驅逐出去，你倒急電給他們截剩而你不道被截掉的是些什麼呢。

蘇聯通訊員可在美國合志自由旅行，而將所見所聞和所看到的傳報於此。美國和蘇聯合志的通訊員們在莫斯科得知蘇聯領事官在柏林很「老奸巨滑」也不准其自由報導。美蘇之間接之新聞報導的又怎樣，初確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然而，強國間的衝突，最必要的是蘇聯和英國。在過去和現代的歷史中，我們發現充滿着英蘇不和的根源。五百年以前俄國在伊凡三女（1462-1505）之下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而到伊凡四女時始成為一個帝國。

以歷又言，被大凌所封鎖的蘇聯極想伸展到海洋。在伊凡三女和伊凡四女之間（女兒內波蘭三女）和瑞典與曾侵入俄國領土。伊凡四女在十六世紀中葉時，以波羅的海為其外交政策的目的，而其侵略者經過很長的戰爭，並獲得勝利以後，竟達到了目的。

但伊凡四女的繼承者們都是很懦弱不過的。得芬蘭和立陶宛援助的波蘭人和瑞典人乃再行侵犯。直到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即位後，俄國始復興為一個大國。當時它乃變成一個可能的歐洲強國，而彼得稱他的新鄰國彼得堡為蘇聯的歐洲之窗口。然而，波蘭依然保有其自俄國的西部諸省。

喀德爾二女（Catherine II）的統治乃俄國真正帝國榮譽的開始。她打了一系列多場仗，恢復了喀波蘭兼併的領土，而且伸展俄國境界到黑海沿岸。聖力山大女在（1801-1825）年間向亞細亞勢力深入歐洲使

英國認為它是一個強大的聯盟，而且也是一個可能的征服者。

英國和俄國共同征服了拿破崙，一八一二年莫斯科降服以後，亞力山大的軍隊在解放戰爭中將拿破崙追趕至巴黎。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以後，亞力山大（他被尊稱為歐洲的拯救者）對於俄國在戰爭中的勝利和獲得被解放人民之愛戴，當時英國並不較今日更為悅意的。

此後，英蘇二國在爭持歐洲霸權時，一貫而為誠懇的善後敵對者。今日所發生的事情僅僅是往昔衝突的必然結果。

完